

# “世界杯球迷”，四年当一回又何妨

## 玉渊杂谭

杨仑

呼着《阿根廷别为我哭泣》的前奏，惋惜地吐出一句：82年的马拉多纳太嫩，还是金童罗西更老道些，同时眼睛向电视方向斜视45°做深沉状——恭喜你，你已经晋级为“世界杯球迷”了。

所谓世界杯球迷，就是四年才关注一次足球、在世界杯期间积极参与讨论并留下无数段子的“吃瓜群众”。在未来的四年里，这些段子

很有可能会在社交媒体、各大网站中广泛流传；比如西班牙为什么不换下梅西之类，注定了被段位更高、更资深的球迷无情嘲讽。

由于参与人数最多、运动规模最大，足球球迷一直站在全球体育运动“鄙视链”的顶端，俯瞰芸芸众生。“伪球迷”让他们感到无法容忍，主要有几个原因：首先，足球被誉为和平年代的战争。战争嘛，就要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。伪球迷四年才看一次足球，反复向他们解释什么叫越位都来不及，谈何战斗力？要知道，在球场上，无数球迷的心同球队联系在一起，同呼吸共命运，赢了一起狂，输了一起抗，这才够劲。

再者，足球迷内部“派系”林立。看欧冠的瞧不起看联赛的，豪门球迷鄙视拿不到冠军的小球迷，看不上跟风随大溜的……虽说四年才当一次球迷的世界杯观众，将来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战友，但按照数学概率来算，成为“敌方势力”的可能性更高，先鄙视一顿，满足自我优越感再说。

也许有些人会说，与其被真球迷“鄙视”，不看世界杯又怎样？似乎总觉得差一点意思。世界杯期间，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，朋友圈里的广泛刷屏，微信群里的火热讨论……由不得你置身事外，似乎不蹭这个热点，最近还真没啥值得“吃瓜”的事儿。

当然，伪球迷中“受害”最深的莫过于女球迷，不但老公/男朋友熬夜看球不回微信，居然还因为支持的球队输球而闷闷不乐。想要参与进去，又担心会被资深球迷冷嘲热讽。

其实，四年当一回伪球迷真没啥可顾虑的，毕竟，不是每个老公/男朋友都能流畅地说出bb霜的用处、口红的色号不是？只知道个YSL、香奈儿，跟只听说过梅西、C罗的伪球迷也没啥区别，对吧？

# 科考船上的“饭局”

## 窗外有风

陈磊

科考船正餐是老三篇：一荤、一素、一个荤素配。再好的佳肴，若烹饪方式单一，食材循环往复，也有让人生倦的时候。起初，大家尚能容忍，一个月后，对食物求新求变的暗流开始滋长并集中爆发。

对于美食的渴求，每人表现各异：一种是寻求报复性补偿，扬言“等我回国了，一天吃5顿海底捞，3顿正餐，还有两顿下午茶和宵夜”；一种是联想意淫，精神加餐，看见海底拍摄的深海小虾，立刻脑补成一盘盘麻辣龙虾，对着海箱，脑补辣条或银耳；更有甚者，通宵观看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望梅止渴，饕餮大餐喂饱眼福即可，与舌尖无关。

当然，科考船上周末会有加餐。猪肚排骨香薰片，八九可口小菜，三五水果饮料，小酌可乐雪碧，算是调剂和抚慰一下退化的味蕾。为了这顿晚餐，有人从周三开始倒计时，从当日中午禁食，以留空腹。

当然，也有私下自选动作——约饭局。为了宴请船上“三朵金花”，我拿出了自己的私藏——从祖国千里迢迢带来的泡椒豇豆，又指使“北大美女”去厨房讨来两个鸡蛋，用电磁炉及锅煮了四包红烧牛肉泡面。撒上料包，倒也香气诱人，聊补“红烧牛肉”的缺席。

聚餐重在仪式感。大家首先用手机对一锅泡面拍照“消毒”，然后捧着碗碗“杯”，还请路过的地质组组长帮我们合影留念以纪念。折腾半天，我才一声令下，开吃。大家狼吞虎咽，从未觉得快餐竟如此美味。

煮面，寄托的是对火锅的相思。船上最高端的饭局是火锅。这个局，难度系数大、门槛高，需要众筹，有物出力。

无肉，岂能算作火锅？现购鱿鱼，以鱼代肉。一位作业组组长钓鱿鱼水平了得，多次创下速度快、鱼体大等记录。请求其传授技巧，他谦称，毫无技术含量，人类发明了鱼钩并配有荧光棒，鱿鱼趋光，自会傻傻上钩。可是，别人的钓钩常是一无所获，唯有此人是科考船上的姜太公。

肉解决了，配菜呢？我的上铺被科考队员称作“师妹”，一笑眼睛弯钩，眯成一条缝。她人缘颇好，船员、科考队



员都混得熟，当然更有大厨。要办成饭局，靠她化缘，战果辉煌，不仅能“化”来蔬菜，还有土豆、米粉！

实际运作的总调度，是科考船的样品管理员。作为四川人，他带了十几包海底捞火锅底料，这才是决定成败的压舱石。在船上，火锅底料，价值堪比黄金白银。

约局一般以作业组为单位，钓鱼组长、顺菜师妹、样品管理员三位大神同属一组，还有一位凭三寸不烂之舌的交际才能游走海洋“江湖”的记者，贡献出起航前购买的十几罐饮料。

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恰好，一日狂风大作，浊浪排空。科考船原地抗风，此组被取消深夜作业。精心策划的火锅大餐即将开启。

晚十一时，我正迷迷糊糊躺在床上，师妹轻手轻脚进来探问：“今晚吃火锅，去吗？”自然欢天喜地。

欢愉的热浪伴着流行音乐扑面而来。两位组员各持一口锅的把柄，防止汤汁随时倾覆。火锅里的红油与海浪一样的节奏，起伏翻涌。经电磁炉加热，鱿鱼、土豆等食材在热腾腾的锅里欢快地滚动着。

百年修得同船渡。觥筹交错，频频举杯，聊美食聊家庭聊科考……认真品尝每一口食物，心无芥蒂地聊天。不过，没有不散的席，明天的科考任务依旧在前方。

为表感谢，散席后，我主动请缨，洗碗涮锅。

记得有次聚餐，不知谁来了句：“我们这一桌人，这辈子，或许以后再也不会见面或相聚了。”当时全桌突然安静。念及此，一种淡淡的伤感在心中弥漫开来。

## 摄手作

# 行色

(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)



王兴华摄

# 凌晨

属于自己的只有鸟唱虫鸣雨打芭蕉的天籁之声，只有一盏孤灯一杯清茶一杯愁绪一篇独白……

又醒了，凌晨四点，不闻车马喧。曾在网上看到有人晒出美国某名牌大学，凌晨四点灯火辉煌的图书馆。我笑了，大学读书几年，起早贪黑难道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吗？朝胜已经与三四点钟的凌晨相约了几十年。网上是说凌晨四点的苦楚，朝胜感受的是凌晨四点的享受……

其实，鸡已叫过了头遍。醒了就听到窗外的鸟语，不是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而是一群鸟儿在窗外对话。是鸟儿唤醒了鸡，还是鸡醒了才听到鸟语？哪怕是三点起床，依然有鸟声不断。

凌晨窗外传来的何止鸟儿的对话，还有虫鸣，不知道是什么虫子发出的各种各样的声音，虫儿应该没有声带，但依然可以发出高低起伏起伏的声音。还有蛙声，“听取蛙声一片”，特别是雨后。当然，雨声是最撩人的，从天上飘落的雨点，喷射的雨线，打在窗上的声音，由不得你不全神贯注地聆听。这声音一定传递着天上的某种信息，让你常听常新似懂非懂……

点亮书桌一盏柔柔的台灯，披衣拖履、蓬头垢面。小立窗前，采坐桌旁，不理思绪、漫敲键盘，手边有书，心无杂念。总得说些什么吧？此刻不可言说，发声仅凭指尖。总有一个不可违抗的声音，让你凌晨起身，独自在黎明前的黑暗里点亮一盏小灯。

白日里的声色犬马，暗夜里的灯红酒绿，攻城略地的轰轰烈烈，翻云覆雨的狗苟蝇营，移步换景的光怪陆离，嬉笑怒骂的各色人等……此刻全然飘散，属于自己的只有鸟唱虫鸣雨打芭蕉的天籁之声，只有一盏孤灯一杯清茶一杯愁绪一篇独白。

曾经沧海难为水。目睹见证了个大时

代的更替，投身参与了一个大国的转型。诗人毛泽东在渡江大军席卷南京时，吟出了“虎踞龙盘今胜昔，天翻地覆慨而慷”的豪迈！看看中华民族这些年的足迹，也不妨再次吟咏佳句“天翻地覆慨而慷”。

仅仅四十多年，真的“天翻地覆慨而慷”了。在世界第二经济体的盛名之下，中国从乡镇企业开始考虑经济质量了，“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到溪头荠菜花”；从引进消化吸收的磕磕绊绊中，中国从凌晨开始迎接科学的春天，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

每一步前进都要艰苦跋涉，每一道风景都有风吹雨打，每一道江河都会九曲回肠，每一座高山都是地火熔炼。那一年的清晨，谁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，于是崛起了一个当惊世界殊的现代都市；今天，谁又把广东珠三角加上港澳地区，描绘了一张世界顶级

的大湾区城市群；将比任何大都市都雄伟的千年之都雄安，不知未来某一天的凌晨可以听见什么？看见什么？

还有凌晨习武的那支军队，从南昌的深夜，走到了井冈山的黎明；延河边闻鸡起舞的杀声喊破了宝塔山巅的晨曦，天安门前一声唤醒山河的“敬礼！”目送着国旗伴着太阳升起！

这就是中国，这就是中华民族，这就是中华儿女！这就是五千年来每个黎明之后，太阳一次次升起，照耀着的那块中国大地！又是一个艳阳天。

邮箱: 1611419167@qq.com

# 莲在水中央

## 物种笔记

阿蒙

莲是柔美的水生植物。它不似睡莲那样慵懒，也不像水烛那样单调。和喜欢浅水的植物相比，挺立在水中的莲喜欢开阔而较深的池塘。

莲生水中，大抵是古人觉得无法企及的植物，于是自古便对其充满兴趣。《尔雅》有云：“荷，芙蕖。其茎茄，其叶盖，其本蒂，其华菡萏，其实莲，其根藕，其中节，药中慈。”言简意赅，对莲的描述却丰富而细腻。莲，花朵硕大美丽，古人称之为“扶容”或“芙蓉”，大概是因为莲花的花朵独自在水中挺立。“容”是罐型容器，而“扶”便有“挺立”之意。莲亦称“芙蕖”，“蕖”有宽阔的意思，这个名字，大抵是来自其叶独立水中吧。

古人笔下的莲，精细且巧妙。莲只有叶片和花朵是出水的，古人将其叶柄花柄叫做“茎”。它在从水下生长的过程中也有趣。春天水温提升，旧年伏在淤泥中的藕，顶芽开始萌发，长出细长而横走的茎。这样的横走茎并不像藕那般粗壮，古人将这种蜿蜒的茎称作“密”。在“密”的节上生出根和叶，于是水面上的荷叶会沿着一条线向前生长。

初夏风和，莲花也从地下茎的节上生出，挺出水面，亭亭开放。因茎节上通常只生单叶单花，于是我们在水面上看到的莲花也与荷叶成双相依。莲花花瓣硕大，层层叠叠包裹着合子一般的子房，莲花的这种结构，可以让子房的温度比花外部的温度高，因此温暖而气味芳香的莲花正是喜爱温暖的虫子们最青睐的处所。莲花授粉结实，原先合子状的子房便膨大成空心的莲蓬。

而到了深秋叶落，水面上的莲蓬会渐渐低下头来。冷风折断莲梗，半球型的莲蓬倒扣在水中，像小船一样随着水波飘远。莲子此时从莲蓬的孔中脱出，



在漂泊的途中落入水中。此时淤泥中的横走茎也悄悄发生变化，最顶端三到五节的部分逐渐膨大肥美，长成粗壮的贮藏块茎，古人称之为“藕”。作为贮藏茎的藕，节上是不生枝叶和花朵的。粗壮的藕在莲花越冬的营养器官，它贮藏养分，等待来年再次萌发。藕顶端的芽在藕成熟之后便会进入休眠，直到度过漫长的冬天，春暖花开，塘泥回暖时才会萌发成新的莲株。

莲这种大型的挺水植物，在形态上已经完全适应水中的环境。在其叶柄、地下茎、贮藏茎上都有相互联通的气孔，这些气孔可以从叶片源源不断地输送空气，进入密闭的塘泥深处，这样的结构保证了莲不会在水中缺氧，使得它可以在深水中生长。除此之外，莲为了保持出水的叶片不被水所沾湿，以防污物和露珠堵塞气孔，在荷叶表面，表皮细胞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疏水结构——连续密集的纳米级蜡质凸起。每当有水打湿荷叶，细小的纳米凸起与期间填充的空气，会利用水的表面张力促成打湿荷叶的水形成滚动的水珠。滚动的水珠不但无法在荷叶表面立足，还会带走荷叶上的尘埃与杂物，于是荷叶看起来总是清洁的。

古人爱莲，大抵是因为它远离河岸而不可“褻玩”，在这样一种博人所爱的植物身上，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发掘的东西。

# 科学精神

胡一峰

# 他是国内第一个系统论述“科学精神”的人

杂志》、《科学》杂志和中国科学社的主事者是任鸿隽，他出生于1886年，早年在中国公学读书，是胡适的同学。后来，他留学日本学化学，在那里加入了同盟会四川分会，成为革命党的骨干。辛亥革命后，任鸿隽一度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。因对袁世凯不满去国赴美，继续攻读化学。

在近代中国历史上，革命不但是社会进步的火车头，也是各类人才的养成所。作为辛亥元老，任鸿隽拥有一份耀眼的革命履历书，不过，最终把他镌刻在历史上的还是他在科学领域的耕耘。严格来说，任鸿隽“科学救国”之路是1918年回国后开启的。但就像当年的革命火种在海外孕育一样，任鸿隽的科学人生早在海外留学时就已起步了。1916年1月，他在《科学》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《科学精神论》一文。这应是“科学精神”首次在中文文献中得到系统论述。而且，任鸿隽不是仅仅提出了“科学精神”这个名词，而是从此出发，在一系列著述中对“科学精神”作了体系性的论述。

任鸿隽认为，“所谓科学者，非指化学、物理学或生物学，而为西方近三百年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综合。”科学发生之泉源是科学精神。在《科学概论》中，他明确说：“要了解科学，我们须先寻出科学的出发点，那就是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等等。其次我们要晓得的，才是科学的本身和由

科学发生的种种结果，如新式的工业、农业、医学术等等。”而科学精神就是“求真理”。这三个字或许是史上对科学精神最简洁的概括了。那么，“真理”又是什么呢？任鸿隽说：“真理之特征在有多数之事实为之左证”。他又认为，“科学家之所知者，以事实为基，以试验为稽，以推论为表，以验证为决，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、前人之言。”也就是说，真理应该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确凿的认识，而非模棱两可的骑墙态度。

既然如此，科学精神应具备的要素就清晰了。一是崇实。“凡立一说，当根据事实，归纳群像，而不以称诵陈言，凭虚构造为能。”二是贵确。“凡事当尽其详细底蕴，而不以模棱两可之辞自是也。”后来，他又加上了察微、慎断和存疑，也就是要关注细微之处，不轻易下判断，不能解决的问题宁可悬置也不“曲为解说”，等待知识发达之后再逐步缩小“不可知”的范围。而一旦科学研究发现的真理与人们原有的认识相违背，那么，“虽艰难其身，赴汤蹈火以与之战，至死而不悔”。换言之，科学精神是对真理的探求，也是对真理的捍卫。

在另一篇文章中，任鸿隽进一步提出，科学是研究事实的学问。改变世界的那些重大发明，全都建立在研究事实的基础上。“唯其要研究事实，所以科学家要讲究观察和实验，要成年累月地在那天文台上、农田里边、轰隆隆

耳的机械工场和那奇奥扑鼻的化学实验室里面做工夫。”因此，科学家就是那些研究事实的人。培养科学家先要学习观察实验和记录、计算、判断的科学方法，而这几种方法也正是研究科学的器具。在任鸿隽看来，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学风中有不少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问题，其一即“好虚诞而忽近理”，也就是热衷于谈论神秘鬼魅，神秘莫测的东西。其二为“重文章而轻事实”，习惯于钻故纸堆，寻章摘句，雕文琢字，闭门造车，而不是善于从事实之中寻找真理。其三是“笃旧说而贱特思”，陈陈相因，生活在古人或前人的阴影之下，缺乏怀疑精神。任鸿隽说，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纠正，“日日言科学，譬欲煮沙而为饭耳”。而他一生之志业，就是与此作战。

任鸿隽说过，“盖科学之为物，有继长增高之性质，有参互考证之必要，有取精用宏志需求，皆不能待团体以为扶植。”在这个意义上说，他倾注了几乎毕生心力的中国科学社和《科学》杂志等事业，实际上是为了把“科学精神”落实为一个科学共同体，以及在全社会营造一种“科学共识”，而更高远的目标依然是他青年时就打定主意的“救国梦”，也就是以弘扬科学来更新中国文化，匡扶民族危局。碍于时局或环境的原因，任鸿隽的科学梦未能实现，然而他对科学精神的阐述，至今读来依然令人受益匪浅。



任鸿隽像

今天，很多人都知道美国有本《科学》杂志，这本刊物创办于1880年。而在100多年前，中国也有过一本《科学》杂志，是一群留学生在美国创办的，与它同时诞生的还有中国科学社，这是中国近代最大的科学家团体。中国的《科学》杂志在当时颇受知识界的推重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称之为“吾国今日唯一之科学



扫一扫 欢迎关注 嫦娥的秘密 微信号